



# 云南秘藏

蓝泽◎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蓝泽◎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云南秘藏 / 蓝泽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5360-7090-5

I. ①云… II. ①蓝…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5149号

出版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陈宾杰  
技术编辑：凌春梅  
封面设计：四色视觉传达

---

书 名	云南秘藏 YUNNAN MIZANG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4.25 1 插页
字 数	248,000 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 人物表

### NO. 1 秦策

男主角，云南省保安司令部警保处特工。

为人严肃、刻板，对自己要求很高，也希望能找一个跟自己匹配的妻子……偏偏遇到了叛逆前卫的木花青和身在风尘的凝香。

看重友情，不论对男对女都很讲义气，为了替好友唐凌洗刷冤情，卷入一桩凶残的灭门案中。

### NO. 2 唐凌

男二号，总是带着一条名叫“壮壮”的藏獒。

他是云南大族唐家的大少爷，秦策的老同学，他母亲是纳西族大东巴（祭司长）的女弟子“白月烟”。

他被人诬陷是张文字家灭门案的凶手，因此不得不躲到了他的师门高鲁山海天寺里去。

对待大多数女人都是玩玩的态度，但唯独真爱上了强悍的木花青，最后更为了救她而付出生命。

### NO. 3 木花青

女主角，叛逆、强悍、刚烈，是木氏土司的女儿，视“妇道”如粪土，不满包办婚姻而毅然离婚，并加入杀手组织会道门，成为二当家，化名

“女神”。

曾深爱秦策，但不为秦策所接受，转而把爱情化作友情。

只是她也没有想到，花花公子唐凌对她，竟然是真爱……

#### NO.4 凝香

万春楼头牌妓女。温柔，善解人意，常穿白衣，认为自己命苦，不配有幸福，这和不认命的木花青截然相反。

张文宇灭门案发生后，她是最后一个见到唐凌的人，因此成了黑白两道追击的对象。

深爱秦策，而且只求和他做一夜夫妻，但这是秦策和木花青都不能接受的——木花青认为秦策如果跟她发生了关系，就必须对她负责任，不能因为她是妓女而抛弃她。

#### NO.5 叶灵

云南大学学生，虽然天真幼稚但很坚强，曾受唐凌家资助，并对唐凌产生了感情，可惜唐凌只把她当作玩物。

后唐凌身中蛊毒，叶灵为了救唐凌而喝下了特制毒药，与唐凌行男女双修之术，付出生命。

悲痛过去之后，唐凌认为自己对叶灵只有感激，并渐渐真爱上了身边的木花青，但一直误以为木花青和秦策之间是爱情，故只是默默祝福，可惜秦木两人终究也只是哥们……

#### NO.6 王杰

张文宇的女婿，姚安县保安团团长。嫌弃张文宇的女儿，又老觉得张家看不起他，可是不敢离婚，还想着要图谋张家的钱。

这事被张文宇发现了，王杰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给土司家族后裔木风当内应，把张家直系亲属六口人全杀了，其中有一个便是自己的妻子。

曾娶凝香为七姨太，不停地虐待她，直到凝香被秦策所救。

#### NO.7 木风

土司家族的后裔，木花青的爸爸。

张文宇收集东巴文物卖给外国人，触犯了土司家族的禁忌。

木风勾结王杰，杀了张文宇全家，并嫁祸给自己的商业劲敌唐凌。

最后被秦策打断了腿，生死不明。

#### NO. 8 周振虎

木花青的前夫，昆明警察局副局长，云南大族周家的三少爷，与法国人贺拉斯有勾结。

他一心想杀劲敌唐凌，从而被秦策等人怀疑是张文宇灭门案的幕后真凶，但其实不是。

在元代宣抚司麦良的黄金古墓中，他被秦策掐死。

#### NO. 9 贺拉斯·孔特

法国鉴定学教授，教皇任命的宗座科学院院士，对东巴文物如痴如狂。跟周振虎有勾结，常常一起出场。

他一方面到处掠夺文物，另一方面也插手到了云南茶马古道上的贸易中来……

在前往黄金古墓的路上，他被唐凌所杀。

#### NO. 10 刘丰

秦策在警保处的同事，大胖子，生性活泼，好色，喜欢偷懒。

常跟秦策搭档，但他并不了解秦策，还觉得秦策是一个怪人，所以无法像唐凌一样成为秦策的知己。

最后死在麦良的黄金古墓。



## 目 录

- |   |                 |     |              |
|---|-----------------|-----|--------------|
|   | 楔子/001          |     |              |
| 一 | 遍地血腥/002        |     |              |
| 二 | 血符/007          |     |              |
| 三 | 东巴经/011         |     |              |
| 四 | 审问报案人/016       |     |              |
| 五 | 万春楼/021         | 十一  | 屈肢石棺葬/051    |
| 六 | 美女杀手/026        | 十二  | 重义的女人/056    |
| 七 | 土司家族也参与进来? /031 | 十三  | 张明死了/061     |
| 八 | 孤男寡女/036        | 十四  | 羊皮画/066      |
| 九 | 蛇图腾/041         | 十五  | 情死传说/071     |
| 十 | 佛教密宗/046        | 十六  | 连籀铲/076      |
|   |                 | 十七  | 挖错了一个墓? /081 |
|   |                 | 十八  | 忽然有“鬼” /086  |
|   |                 | 十九  | 守陵人/091      |
|   |                 | 二十  | 祭风仪式/096     |
|   |                 | 二十一 | 玉龙雪山/101     |



## 目 录

- 二十二 南诏古城/106
- 二十三 雪崩/112
- 二十四 秦策死了? /116
- 二十五 女神再现/121
- 二十六 金蚕蛊毒/126
- 二十七 大东巴死了/131
- 二十八 小金刀/136
- 二十九 土司家族/141
- 三十 母系氏族制的摩梭人/146
- 三十一 军火库/151
- 三十二 密室洞窟/156
- 三十三 葬式: 黄肠题奏/161
- 三十四 象群/166
- 三十五 叶灵之死/171
- 三十六 《鲁般鲁饶》/176
- 三十七 王杰的手段/181
- 三十八 教皇授命/185
- 三十九 直捣虎穴/190
- 四十 梦幻桃源: 香格里拉/195
- 四十一 黄金古墓/200
- 四十二 食人鼠群/205
- 四十三 殉情不是古老的传言/210
- 四十四 滇王之印/215





没有人会想到，一个人口只有三十万左右的少数民族——纳西族，竟然在千年之前，用独特的象形文字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为后人留下了无数的经书秘笈。

19世纪初，一些西方探险家、学者、传教士贸然闯入了这片长江上游的雪域，不可思议地发现了这方神秘的古域。

这一发现轰动了整个西方世界，于是，英、美、德、法等国的冒险家和阴谋家们纷纷闯入了这个喜马拉雅边缘的禁地，展开血腥掠夺……

也许是三多神显灵，抑或是别的什么原因，随着时间的消逝，这些野蛮的外来人竟然被淹没在诡异的历史中，再也没有半点踪影，圣洁的雪域高原也仿佛恢复了往日宁静。

事实上，那些曾经被人故意淡忘的血腥伤口，从来没有真正愈合过；那些来自远方的入侵者们，也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一切的一切，正和着即将风起云涌的历史，静静地等待着……



“秦策，秦策，醒醒。”一个模糊的声音在云南省保安司令部警保处特工秦策的耳畔响起。帅气而硬朗的他几乎从副驾驶座上跳了起来。

“我可怜的秦策啊，你都睡眠不足了，哎，我看张文字家的灭门案也真够你烦的。”一张臃肿的脸挨向秦策。说话的是他的同事刘丰，跟他同年，都刚满二十二岁。

“不好意思，居然睡着了，抱歉抱歉。”秦策略带歉意地说。

刘丰从秦策手里抢过了一本用厚棉纸制成的经书：“你也在看纳西族的东巴经？”

秦策面无表情地从刘丰手里抢回了那本名为《祭自然神》的东巴经。这种经书是纳西族智慧的结晶，它们记载了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以及纳西族的社会、自然知识。

“知道麦良吗？他是纳西族的酋长，被元帝忽必烈封为宣抚司，他的墓被称为黄金古墓，里面有数不尽的宝藏。”刘丰故意挑逗这个严肃的“扑克脸”同事。

秦策点点头：“传说张文字家里有一本名叫《鲁般鲁饶》的东巴经，它隐藏着寻找黄金古墓的线索，而张文字家被灭门就跟这本经书有关。”

“谁知道呢？”刘丰耸了耸肩，“张文字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到处搜集东巴文物卖给外国人，现在恶有恶报了！不过凶手也太残忍了，把他全家都……”

“《鲁般鲁饶》现在还在张文字家吗?”

“听说张文字一家被灭门后，他的亲戚朋友去他家找了好几天，都没能把《鲁般鲁饶》找出来，我看是被凶手拿走了。”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秦策感慨地摇下车窗，望着一排黄色的钟楼状建筑怔怔出神——那儿，就是云南讲武堂，也是他和张文字家灭门案的重大嫌疑人唐凌一起学习的地方。

“证据确凿嘛！而且张文字家要不是他灭门的，为什么要逃？”刘丰看了看秦策，不由嘀咕起来，“不过话说回来，我倒是很同情唐凌的，他是卢司令都想招到麾下的人才啊，可惜就这么走了歧路！”

毫无意外地，刘丰并没有听到秦策的回答，不由狠狠地抽了一口烟：“我说秦策，过不了多久你就看不到讲武堂了，干脆就趁着现在多看几眼吧。”

“怎么回事？”秦策惊道。

“哈哈，看把你吓的！”刘丰哈哈大笑起来，“过不了多久，这里就要改成黄埔军校的分校了。”

“哦。”秦策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稳定下情绪后才问道，“刘丰，有唐凌潜逃的线索吗？”

“当然没有，唐凌是讲武堂情报科出身，加上从军多年，非常善于潜伏隐匿，那些白痴警察哪里找得到他？嘿嘿，要是找到了，我们这是在干吗？”

“得了！你赶紧带我去现场看看吧。”一听说唐凌还是安全的，秦策脸上的线条就开始舒展开来。

“兄弟你刚从鸟不拉屎的地方回来，需不需要先放松一下？”刘丰眯着眼睛问了秦策一句，是男人都懂他的意思。

“什么？”秦策坐正了身子。自从他放走了一个共产党的嫌疑人之后，就被卢司令派到山区，一去就是大半年。

“行行行，你就把我的好心当作驴肝肺吧。”刘丰将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猛地踩下油门。

黑色的轿车“轰”的一下，朝前疾驰而去。

“等我把事情理顺了，再请刘大警官吃顿饭吧。”秦策忽然明白了刘丰的“放松”是什么意思。

“行！但我们事先说好了，你得把万春楼的头牌凝香给我请来！不然可别怪我不给你面子。”



“刘大警官看中的女人，我一定请来。”秦策平静地说，好像是在说“一个银元可以买八斤猪肉”。

“从没见过你对女人感兴趣，你该不会是有什么毛病吧？”刘丰暗自嘀咕，脸上的油闪闪发亮。

“真对不起，我不像狗和马那样。”秦策淡淡地笑了笑，没有再说话了。

刘丰心中一惊：哎，终于看到他笑了，但是……

前面是一条宽阔的长街，入口处有一台很大的水车，不停地旋转着，水声也随之“哗哗”地响个不停。

长街沿着河流蜿蜒，轿车所经之处都是一幅幅逐水而居，随水而生的美丽画卷。

最后，一堵高高的围墙映入了秦策的眼帘。

“张府到了。”刘丰踩下刹车。

朱红色的府门前稳稳地蹲着一对辟邪兽石雕——每只都有近三米高，外形像豹子，还带着翅膀；门上是两个狮子头，嘴里都含着闪闪发亮的铜环。

门外拉着一幅刺目的白色横条，写着“沉冤待雪”四个大字，让人不由心中发冷。

“这张府倒是占了整整半条街。”车子一停，秦策就被张府的阔气给惊呆了。

“还是不能和木家比，人木家可占据了整整一条街，跟北京皇宫似的。”刘丰饶有趣味地说。

“木家那是祖产，几百年的土司做下来，占据那点地方也不足为奇。”秦策打开车门抬腿下车。

“那是。但是论实力的话，张家比木家还强些，毕竟张家的背后有法国人在撑腰。”刘丰朝大门走了过去，伸出肥硕的手在门板上狠狠地拍了几下：“开门，开门。”

过了好一会，门被拉开了一条缝，露出了一个满脸戚容，全身披麻戴孝的中年人。他见秦策和刘丰都穿着军装，不由神色一振：“我是张府的管家张明，两位警官，有什么事情吗？我好去通报一下。”

“不用，我们直接进去就可以了，这位是秦策，卢司令亲自点名他来负责你们家的案子。”刘丰眼睛朝天，边说边直接朝门里面走。

秦策明白，对于这样的小人物，刘丰根本就不想多说什么。

“王姑爷，王姑爷，有两位负责老爷案子的警官来了！”张明不敢阻拦

秦策两人，还在他们前面一路小跑，边跑边大声喊叫。

一栋三层的木楼正对着大门，占地很广，目测起来有四五百平方米。两排厢房排列在三层木楼旁边，就像是群星拱月一般。

等刘丰和秦策走到那栋三层木楼门口的时候，大厅里快速地走出了一个个高高瘦瘦的军官，三十来岁，还戴着眼镜。

“这位是我们张老爷的女婿，姚安县保安团团长，案发的时候在姚安县那边抓‘共匪’，现在特地赶来料理张家的后事。”张明介绍军官说。

“我叫王杰。”军官向刘丰伸出手。

“节哀。”刘丰用力地握住他的手。

“一切都拜托两位长官了！”王杰悲愤地说：“这一次，我岳父大人，岳母大人，我岳父最爱的姨太太，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大妻舅，我的表妻舅都被杀了。其他几位姨太太都住在外宅，才幸免于难。”他说着说着不免双眼通红。

“好，好，我们明白了。”刘丰拍了拍王杰的肩膀，打着官腔说。

“王姑爷，还是先请两位警官进屋里说吧。”张明弯腰做了个请的动作。

秦策和刘丰对视了一眼，随着张明的手势踏进了大厅。随即，一股血腥味无视他们的抗拒，直冲进了他们的鼻子里！

只见宽敞的大厅里烛光点点，一排六张桌子整齐地摆着，每张桌子上都用白布覆盖着一具尸体，那让人难以忍受的味道正是从这些放置了近一个星期的尸体里发出来的。

即使是见惯了死人和鲜血的刘丰也不禁皱起剑眉连声道：“太残忍了，太残忍了……秦策，你说是不是？”

秦策没有说话，倒是张明又谦卑地张罗起来：“两位警官喝口茶如何？”

“茶就不必了，带我们去看看凶杀现场就行。”秦策干净利落地回答道。

“那好，两位警官请随我一处一处地看吧。”王杰点点头，转身带路去了。

一行人边走边聊。王杰看了张明一眼，意味深长地说：“自从我岳父大人张文宇被杀害之后，这位张明管家在张家的地位就凸显出来了，现在偌大的张家全是张明在招呼张罗着……”

“张老爷的子女呢？”刘丰不解地问。

“哦，我岳父一共就三个子女。我刚才不是说了嘛，岳父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大妻舅和我妻子一起遇难了，而岳父的二儿子在法国，赶不回来。”

“这家的仆人都没事？”

“凶手只杀张家的人。”

他们连续看了四间房子，包括张文字夫人的房间，大儿子的房间，女儿的房间，还有侄儿的房间，最后，秦策忍不住对刘丰道出了自己的初步判断：“行凶的是个高手！因为三间房子里都没有搏斗的痕迹，很显然，这些人都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凶手一击致命的。”

刘丰点点头，转而问王杰：“王团长，你知道凶手是在什么时候下手的吗？”

王杰神色黯然地低下了头说：“大概是凌晨一点到两点之间。”

正是人们熟睡的时候！

“张家的人很可能是在熟睡中被杀的。”秦策若有所思地说。

刘丰“嗯”了一声，马上又对王杰道：“你岳父住在哪个房间，带我们去看看吧。”



“案发当天岳父不在自己的房间里。”王杰转过身，“请随我来吧。”

三层的木楼后面，是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的亭台楼阁错落有致，中间的池塘中还耸立着几座高大的假山。

王杰带着秦策、刘丰、张明三个人拐过了几条僻静的小路，来到了一栋修竹环绕的小屋前面。

“王团长，这个屋子很偏僻，你岳父真的住在这里？”秦策疑惑地环顾四周：从张府的整体布局来看，这栋小屋明显不是什么重点建筑，完全不像是一个老爷住的地方。

“凶手行凶的当天，我岳父就住在姨太太这里。”王杰一边推开门，一边解释着。

进了小屋后，秦策和刘丰仔细地观察了整个屋子一遍，发现这个房间里的血迹明显要比前面看过的三个房间多：床上、书桌上、衣柜上、地上……目之所及都是一片黏稠的红色！

“一来这里死了两个人，张老爷和姨太太；二来凶手可能怕张老爷不死，变本加厉地多捅了几刀。”秦策对着刘丰分析道，忽然眼角的余光瞥见了西面的墙上有一个用鲜血画出来的符号。

那个符号的中间是一个“卍”（音同万）字，外面是一圆圈莲花，莲花外面还有八道剑一般的光芒，诡异而神秘！

虽然不明白这个血淋淋的符号是什么意思，但秦策还是仔细地观察起

来，说：“根据血液的凝固程度推测，这个符号被画上去的时间和张府凶杀案发生的时间完全吻合。”

不过秦策并不知道，此时，他背后的张明的眼睛里也露出了一抹惊诧。但张明很快就低下头，等他再次抬起头来的时候，神色已经恢复正常了。

把这个血淋淋的符号烙印在脑海中后，秦策叮嘱张明道：“张管家，这个血符一定要保存好，它很有可能是这个案子中非常关键的一环，等下我派人过来照相取证——在我的人到来之前，不能让任何人破坏掉！”

“是！警官，我保证它不会被破坏掉一丁点儿。”张明一脸毅然地说。

王杰咳嗽了两声，提醒秦策道：“长官，既然昆明警察局已经把凶手确定下来了，我看，您还是别插手这件事了。”

“哦，当地警察已经确定凶手了？”秦策背对着王杰皱了皱眉头——他当然知道王杰口中的凶手就是唐凌！

张明悲悲戚戚地替王杰解释说：“是的，长官。凶杀案发生的当天，老爷在万春楼里和唐家的大少爷唐凌发生争执，大吵了一场，还动手打了起来！也就是在这个晚上，老爷遇害了……”

“张管家，这个最多只能证明唐凌有杀人的动机，并不能证明张老爷就是唐凌所杀。我想，没有人会为了一次争执就杀人全家吧？”多年的交情，加上对唐凌的了解，秦策很难相信这样一场灭门血案是唐凌犯下的。

“是的，长官，没有人会为了一次争执就杀人全家，但唐家和张家在茶马古道上的贸易中一直有冲突……而且，案发当晚，有一个守夜人在我们府外见过唐凌！”

听了张明的话，秦策心中一惊：先有商贸冲突，再有激烈争吵，更有唐凌出现在凶杀现场，这样唐凌就很难逃脱关系了。

“唐凌被守夜人发现了之后，就慌张地逃跑了。过了不久，张家一家老小遇害的事情就被发现了……哎，张家上下血亲六口人的性命全没了！长官，您一定要为我们张家做主。”说到这里，张明开始抹眼泪了，显得非常悲切。

“还有其他什么证据没有？”刘丰接上，和秦策轮番轰炸张明。

“有！在现场，发现了一把军刀，部队用的军刀，而唐凌刚好是军人出身。”张明接着说，“不但如此，最重要的证据是，警察在现场发现了唐凌的衣服！衣服上沾满了张家人的鲜血。”

“怎么证明那件衣服就是唐凌的？”刘丰抢着问。

“衣服上的血型和唐凌的一样！而且，当天有很多人见过唐凌，他们都





能够指证那件衣服是唐凌所穿的。”

秦策终于心惊肉跳了！就算唐凌没有杀人，这些证据也会对他十分不利。如果审判唐凌的军事法官是个庸人，或者是和唐凌有过节的人，凭着这几点证据就可以定唐凌死罪了！

的确，不止张明，在这样人证物证俱全，唐凌又有作案动机的情况下，云南警方都认为唐凌是杀人凶手。更何况，唐凌已经不见人影，明显是畏罪潜逃了！

“那些证物现在在哪？带我去看看。”秦策抬起头说。

“证物都在警察局。”张明连忙回答，“长官想要看的话，我马上让警察局的人送过来。”

虽然张文宇已死，但是凭着张家在昆明的关系网，让警察送证物过来还是能够办到的。

“在警察局就不必了，明天我自己到警保处就行。”秦策在房间里四处走动，“这件案子，我们警保处和当地警察之间还有很多事情要交接。”

走出张文宇和姨太太遇害的小屋后，秦策头脑里的困惑反而更大了，他忍不住对刘丰说：“张家血亲六口人，真的都是唐凌一个人杀的？”

“我想也不太可能！即使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一家六口人全部悄无声息地杀掉也很难啊！毕竟，随便一个尖叫就会让其他人有所警觉嘛。”刘丰摊了摊手，“最让我想不通的还在于这些凶杀现场竟然没有一处反抗或者是逃跑的痕迹，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被偷袭的，一点防备都没有。”

秦策忽然想到了什么，对跟在自己身边的张明说：“张管家，我去看下死者的伤口，不知道你们府上有没有口罩？”

“警官稍等，上次警察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准备了一批口罩，还没有用完，我去拿给你吧。”张明说着就快步离开了。

“让他去拿就行，我们先去灵堂等着。”王杰又带着秦策、刘丰两个人回到大厅。

等了一会，张明就拿着口罩来了：“警官，口罩都在这里了。”

“多谢。”秦策带上口罩，掀开了罩在第一具尸体身上的白布——那一刻，他隔着口罩都能嗅到一股令人作呕的腐臭味！

“这是我的妻子。”王杰扶着额头说，有点发晕。

秦策定了定神，开始打量起这个姿色平平的女人来：伤口就在喉咙边的颈动脉上，整齐而平滑，还不到三毫米深，可以说，这一刀非常干脆利落！

“要制造出这样的伤口，不但要求杀手的技术过硬，而且也要求杀手的